

刘子成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龙兴地



雪狼丛书

龙兴地

刘子成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龙兴地

刘子成 著

责任编辑:刘德来 王金亨

封面设计:王笠君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75 印张 2 插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 385000 字

辽北书刊印刷厂印刷 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10000 册 定价:25.20 元

《龙兴地》

一对男女偷情后的传言，使一座金壁辉煌的城池建立，从此，揭开了走马飞刀的关东民族一部荒野秘史。

大山里交媾、雪原上生育、兵戈如林阻挡不住男欢女爱，江湖老艺人的风骚，马贼无法无天的欲望，拉帮套老光棍充满倔强的野性，一铺大炕，赤身裸体睡着几代人……

作者以雄浑的笔触，讲述着白山黑水间一个民族永存的性格。

卷首诗

关东有条蚂蚁河，传说是满族一个部落的发源地。

蚂蚁河哟——

我祖宗的河。

你从远古的深山密林里走来，

昼夜流淌着男人和女人的传说：

——佛库伦仙女曾在这里裸身洗浴，

——受孕是吞吃了鹊鸟叼来的红果。

——在那柳条开花的年月，

——一支人马把长城攻破。

——莫要说我们裹着兽皮栖身山林，

——八色龙旗毕竟扯出一个金碧辉煌的帝国！

历史就是这般无情，

过去了，也永存着一个民族的性格。

我沿着河源去追寻，

呼唤着那个消失了的部落……

目 录

第一章	关东来了个大脚女人	1
第二章	满二爷驾临老鹰沟	13
第三章	“我要杀了这两个畜牲。”	45
第四章	杀青牛白马关四爷射子	70
第五章	柴三婆子让她做个面人儿	93
第六章	欺君之罪谁能受得了?	119
第七章	老秀才夜观天象	130
第八章	何满囤子光腚入山林	144
第九章	莫非来了一个乱伦的人家?	168
第十章	大脚女人发迹	192
第十一章	车马大店“胡子”发威	211
第十二章	“老北风”没死	226
第十三章	这一夜她心里好不安	238
第十四章	老毛子到了白马镇	253
第十五章	“洋人，我×你祖宗!”	271
第十六章	“我让你知道知道!”	282
第十七章	关满两家京城斗法	300
第十八章	大出殡，活童陪葬	315
第十九章	胡子截了粮东撕了肉票	331
第二十章	“龙兴客栈”放钓钩	343

第二十一章	“反托”先生卜卦·····	354
第二十二章	过江龙下山·····	368
第二十三章	杀了“矮落子”·····	377
第二十四章	“花舌子”回来报信儿·····	396
第二十五章	“浪出水儿”再进龙兴城·····	406
第二十六章	齐寥诺娃冰河显神韵·····	419
第二十七章	都统爷夜赏洋妞儿·····	432
第二十八章	“拉帮套”的也心满意足了·····	446
第二十九章	百年不遇，大河武开·····	458
第三十章	双魁夸官·····	472
第三十一章	蚂蚁河流着人血，胡子个个是好汉·····	479
第三十二章	“老北风”笑着死·····	496
第三十三章	寒风吹白发，人生一场梦·····	515

“天哪！没路了！我们走到天边了？”
①女人的大脚穿着家做的布棉鞋，在雪地上犁出两趟深深的雪沟。胆小的男人扯着她的衣后襟，踩着她在雪地上趟出的路，跟着她一点点地往前移动。在齐腰深的积雪中，迈不开步子，就像在关里家的棉花堆里走路。

“完了，是到天边了！”

她驻足原地，那双大脚上的布棉鞋底子上，让雪粘住后堆起来又踩实的雪疙瘩，铁一般结实，甩不掉，敲不下。她只好把鞋底当鞋帮往前趟着走，如同铧子犁地。她抬起手扑打掉结在头发上、眉毛上的霜雪，瞪着一双惊惧的大眼睛，望着天连着雪，地连着雪，天地间还在落着雪的世界。此时她感到同丈夫走进了无限苍茫、无限恐惧的旷野里，眼前这一片片纷纷扬扬的落雪，就在天与地之间悬浮着，垂吊着。大雪已经埋住了一切，老天就像疯了般地不活了，一块块地往下掉着云彩。

她跟着丈夫来闯关东，从山海关出来就下雪，走了一个多月，雪越下越大，路越走越难。眼前再也看不见村落，再也看不见高山、再也找不到路，满目一色的地界。这是关东吗？她心里生疑。胆小的丈夫却弃了掮在后背上的锁凿锯斧等做木匠活的工具，跪伏在雪地上就冲天嚎啕起来：“老天爷啊，你不能绝人路啊！我们得走，得走啊！”

然而，再往前挪一步都似登天般艰难。
女人肚里的孩子，已经到了临盆的日子，不走，就意味着要把孩子生到大雪地里。

关里家的人，来闯关东，不要说在雪地里生孩子，就是这关东的寒冷，也把人吓个半死。为了怕尿尿时不把那东西齐根冻断（关里人早就传说，关东冷得男人尿尿要用棍敲尿器，否则，就要齐根冻掉了），男人从出关手里就拎着做木工活用的斧子，准备尿器结冰时再敲。幸好，路途受了惊吓，水不敢喝，尿也没了，就是偶而有尿胀腹，也是没等把尿器掏出裤裆时，那个玩艺让冷风一吹，在缩回去之前只落了几滴尿泪，还完好地在棉裤里面坠着。

女人双手捧着隆起的腹部，袋鼠受惊般，举目惊望着四野：脚下无路，眼前无物，天地间一色的恐怖……

这是北国关东历史罕见的一场大雪。

也是老鹰沟百年不遇的一场大雪，大雪从清末同治十年（1871年）正月初三开始，连续七七四十九天昼夜不停，直下到农历二月二十二才住。关东的棉花套子雪，再加上强劲的老北风一吹，雪落无定向，高处难存雪。这种又称老烟炮式的鹅毛大雪，把关东的奇山裂谷全给抹平了。看上去万刃高山不觉险，百丈深涧如平川。关东那些依着山根走向建起来的村落，房脊积雪与山拉平。不要说是人，就连动物也分不清哪儿是山谷哪是村落了。

此地，名叫老鹰沟，在张广才岭与完达山脉的交界处。俗称：大东山里，是真正的关东。

在这样一个大雪封门的深冬里，老鹰沟的百户长（清末的地方官）关四爷的“依尔罕”（满语：妻子）却要生孩子。大铁锅里烧的开水已哗哗响了五、六遍，老牛婆（接生婆）急得顺脸直淌汗，可是孩子就是不落草（不生）。关四爷急得团团转，一遍一遍地到西墙上供的祖宗匣子（满人的祖先，每家都供到西墙处）面前烧香叩首，乞求孩子降生，母子平安。

就在这时候，顺着山坡的房脊上慢悠悠走来一只冻得瑟瑟抖着噫噫叫着的大黑熊。此物俗称“黑瞎子”，重过五百余斤，饥饿与寒冷迫使它从落叶埋住的枯树洞里面钻出来找食吃。山上的树木已被大雪埋住，它就顺着山坡信步走上了关四爷家的房脊。大黑熊这里嗅嗅那里蹭蹭，寻找着食物或栖身取暖之处。这家伙的鼻子特别灵，闻到有一股生烟味儿是木头燃烧的气味。它就一扑三蹦地找到了那个冒烟的所在——关四爷家房脊上让雪埋住了的砖烟囱，只见雪面上有一个黑黑的小洞儿，这小洞里正有带火星子的热气喷出。大黑瞎子就又嗅又蹭，得寸进尺般地想钻进这个喷火吐烟的雪洞里面去。突然之间，它蹭倒了砖砌烟囱，踩漏了房笆，“扑咚”一声，五百多斤重的身子掉进了开水锅里。滚沸的一锅开水，烫得大黑熊翻身打滚乱折腾，铁锅顿时砸碎，带着猛烈燃烧的木头火，它就顾头不顾腚地拱进了锅腔子里，憋闷地发出几声吼叫，缩身死了。

产妇突然遇此石破天惊般的惊吓，当即生下孩子后就断气了。

关四爷遭此横祸，只气得眼前金星四迸，怔了半晌，才吐出一口闷气，流热泪。他眼含热泪吩咐家人：把孩子包好先用羊奶喂着；把死者先抬到西屋空房暂存。出殡发丧，只得等到大雪停后再办。又令大奴隶周景林：“拿些银两，送老牛婆回家！”

“嗯哪！”周大奴隶低声应道。

周大奴隶手拿一把铁锹先从窗户跳出去，再挖开门前的积雪。打开房门后，在雪地上挖出出门的台阶，将老牛婆接出屋外，踏着积雪走了。

关东的雪，下时软如棉花，雪一停下来让风一吹，雪不管落地多厚，全都坚硬如石，光亮如瓷，不要说是人踩上去不留脚印，就是载重千斤的大铁车、花轱辘车赶上去，如走平地，雪

不陷轮，也不粘轮，只有被辗压时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

大奴隶周景林送老牛婆回来的路上，抱着膀缩着脖儿，把铁锹在胳膊窝夹着，往关家疾奔。突然，他听到附近的雪瓮里面传出女人的哼叫声，男人的求救声。他感到莫名其妙，在关东，像这样大雪封门、封山的天气里，无论大人，孩子都不出家门。怎么突然会有人呼叫？他顺着声音找去——在路边的雪瓮里，一个女人打着滚儿地折腾；一个男人杀不死的猪般嚎叫着：“救命，快救命啊！”

周大奴隶壮着胆子惊问：“谁？你们是什么人？”

男人听到有人发问，抬头见是一位夹着铁锹的中年汉子，便像碰到了救星般地从雪瓮里往上爬，像一个不会泅水的人在冰水里挣扎。他一阵手刨脚蹬，带着扬起的雪雾，终于抱住了周大奴隶的一条腿，抬起粘满了雪粉的泪脸乞求着：“大爷，好人，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她要生了，就要生了！”

周大奴隶顾不上多想，眼下救人要紧。他把铁锹把儿递给他乞求的男人，说：“你再下雪瓮里面去，你抱着她，抓住锹把，我把你们拉上来。”

那大肚子女人不待男人去抱她，她就一把抓紧了周大奴隶递过来的铁锹把儿，咬牙用力，爬出了雪瓮。

男女双双跪在周大奴隶面前求救。

周大奴隶这大半生净跪别人了，受此敬重，不由心里一热，他便领着这对陌生的男女来到了关家。

关四爷家镶有龙头的大门还埋在雪里。他踏着积雪找到了屋门，在雪地上又挖了个顺坡，一拉门时，那女人、男人便球般自坡滚下，一轱辘就进了屋。

正在悲痛中的关四爷，被突然滚进屋来满身是雪的男人和女人惊呆了。那男人进屋就趴在关四爷脚前，泪流满面地叫道：

“救命啊，好人救命啊！爷爷救命啊！”

那女人却穿过堂屋，门帘子一挑就进了里间屋，她啥话不说，掀开炕席就上炕。上炕后先脱鞋袜后脱棉裤，母鸡要下蛋般撅着白花花的腚……

关四爷眼见此情此景，不由怒从中来，他从墙上摘下马鞭子，照周大奴隶劈头盖脑地就抽打起来。

周大奴隶急忙下跪。

关四爷且打且问他：“你反了是不是？你不知道你姓啥了是不是？大胆往家领人，你知罪吗？”

周大奴隶赶紧应答：“老奴知罪。”

关四爷又骂道：“你妈个巴子的，你老硬了是不？你想反奴为主了是不是？”

男人抱住了关四爷挥动马鞭子的手，乞求不让他打周大奴隶。

关四爷刚想冲这个个子很小的陌生男人发火，却听到那女人在屋里喊他：“我说，你快给俺打一盆子热水来！孩子要生下来了！”

男人慌里慌张要弄水去，关四爷捉小鸡般拎着那小个子男人来到外屋指着被黑瞎子砸漏的锅让他看。

小个子男人吓傻了。

这时，又传来那女人喊他的声音：“我说，你来一下，俺生了。”

小个子男人起身疾步跑进了里屋，他挑开门帘就看见——自己的女人，在土炕上撅着腚，从白花花的两裆间拽出一个红瞎瞎毛茸茸的小婴儿来。

家里死了生孩子的女人，这又来一个陌生女人生孩子，真叫这位当家主事的关四爷不知所措了！

稍停一会儿，就听里屋传来那男人跟女人的嘻叫声及婴儿的强有力的哭声。

又听那女人说：“来奶了，来奶了！”

再听那男人说：“吃，给吃，快给孩子吃！”

听到“奶”字，关四爷心头一喜，他也顾不了许多，想到自己还有个才生下就死了娘的孩子。他掀开门帘就进了里屋，天啊！这女人的一双大的奶子大得真是天下少有。关四爷见她怀里奶着刚生下来的孩子的奶子，好像一只装足粮食的布口袋，而她的另只手还揪着另一只奶子的乳头“滋滋”往外挤奶水，望着洁白的奶汁被她白白挤出来，随便浇到了地上，他就对揽着孩子的女人说：“能给我那孩子也吃口奶吗？”

女人陡然一笑，两腮泛起的红润如绽开两朵桃花，声音甜美地说：“别说吃俺一口奶，让他吃一辈子也中，快抱来。”

关家的女佣人抱来了小男孩儿，那女人把另只奶子往肩头上一扔，水口袋般大奶子就在肩上垂着，关家的女佣人就抱着关四爷的少爷在女人身后让孩子吃奶。那小少爷的嘴一含上乳头顿时就不哭了，还咕嘟咕嘟用尽全身的力气吮起女人的奶水。这女人怀前喂着自己刚生下来的女孩儿，背后奶着关家的小少爷。两个孩子吃奶，她感到心情舒畅。就问关家的女佣人：“孩子在俺后背吃奶，得劲儿吗？”

女佣答：“还行。”

“等等，我坐正了身子。”女人说着想把腿盘住，就在她盘腿之间，关四爷又吃惊地发现——这年轻女人不光长着一双油瓶样的大奶子，还长着一双男人也比不上的大脚。她的脚肥硕得就像两个装鼓麦糠的小枕头。

孩子有奶吃，关四爷心头一喜。他想：真是老天相助，漫天飞雪，自动上门一个好奶娘。此时，他的心也不那么乱了，也

不那么烦了，对周大奴隶贸然领人入宅也不再那么恨了。他一面吩咐家人，给产妇另选锅灶做粥煮蛋，一面同小个子男人来到堂屋闲唠起来。

“上哪儿去？”

“没想好。”

“从啥地方来？”

“关里。”

“关里啥地方？”

“长城脚下。”

“啥屯子？”

“不是屯子，是庄。”

“叫啥庄？”

“双家庄。”

“想去啥地方？”

“去关东。”

“仔细说，想到关东啥地方？”

“还不知道。”

“想投奔谁？”

“俺舅。”

“你舅？他是谁？”

小个子男子顿时就来了精神，面闪喜色地说：“听妈说，俺舅在关东是可大可大的大官了，他能管着全关东呢！”

关四爷见他真是是个老实人，问他一句就答一句，你不问他 不答，也不乱说，还不乱问，他的两只眼睛也不乱看。此时，关四爷真想留住这个男人和女人，主要是为儿子能有奶吃。就试探着问：“你们，还想走吗？”

“嗯。”男人很坚定地回答。

关四爷再问：“还想找你舅去？”

“那对呢！”小个子男人站起身来，脸上再次带着喜气说，“找到俺舅，就死心了。到俺舅家，吃不愁，穿也不愁，听俺妈说，舅的大官儿，是从祖上就受了皇封的！”

关四爷笑笑问：“说了半天，你舅他到底是谁呀？”

小个子男人还是说不出他舅的名字来，他只是一劲儿地夸赞他舅，说：“俺舅，在关东名声大着啦！听俺妈说，在关东这地上，无论走多远，无论到了啥地方，只要是没走出关东去，一提俺舅的名字，无论到了谁家，要吃给吃的，要穿给穿的，要钱给花的。不的，俺能领着俺媳妇儿冒着九死一生闯关东吗？奔的就是俺舅啊！”说到这里，他又低声对关四爷说，“你这人，心挺好，容俺女人生孩子。等俺见着俺舅时，多说说你的好处。俺舅的大名叫关天风，都唤关四爷！提起他来，凡是关东的大官儿小官儿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要是有一个不认识他的，你就杀了俺！”

听他这么一说，关四爷又惊又疑，他吹捧了半天说的竟是自己。此人一口一个舅，叫得亲切。可是在关四爷的记忆里他是没有这么大个外甥的。不错，在长城脚下，在双家庄确实自己的姐姐住在那里，究竟有没有眼前这个外甥呢？他仔细回忆姐姐家的几个孩子，姐姐家的孩子还都小啊！为探明此人的来历是否真是他的外甥，他问：“你见过你舅吗？”

“没有，光听说。”

“是谁让你下关东找你舅的？”

关四爷问：“俺妈呗！”

“你妈姓啥？”

“姓关，住双家庄。”

关四爷禁不住一愣，此人越说越对，不错，姐姐是住在双

家庄。当时关家全家都进了关，是祖上跟随皇帝打进京城。后因皇帝有旨：让八旗兵返回关东发祥之地，种地养奴兼备陈兵，以待战事起时，随时可调八旗兵入关。因此，关四爷全家便由京城返回关东。而姐姐因为嫁了个同是满族的武官为妻，姐夫的那支人马扼守长城，他一家便落脚长城脚下了。莫非，眼前这人真是自己的亲外甥？他又问：

“关天风是你亲舅吗？”

小个子男人答：“就跟亲舅舅一样。俺妈姓双，满族人，关四爷有个妹妹，也是满族人，姓关，她俩拜了干姐妹，俺们两家住邻居啊！”

关四爷经他这么一细说，就想起来了，多年以前他去京城办公务时，抽空去看过姐姐，在姐姐家住的时候，确实有一户姓双的人家，那家的女人将自己呼作弟弟招待过他。那女人有四个孩子，还围着他也叫舅，最大的男孩儿小名叫狗儿。

想到此，关四爷就开始用满语的称呼跟他谈起来。

“你阿玛（爹）不在人世了吧？”

“嗯。”

“你们家阿供（兄）、多（弟）、格格（姐）、那（妹）、对音（四）是不？”

“是，俺姐妹兄弟四人。”

“你的小名叫……”

男人好兴奋，忙答：“俺小名叫狗儿。”

关四爷笑了：“我就是你要找的舅啊！”

“什么？什么什么？”男人又陌生地看着关四爷，问：“你是俺舅？”

关四爷点点头。

“就是四爷关天风？”

“不错。”

“天老爷啊！俺可找到你了，舅啊……”他扑到关四爷脚下大哭不止……

从此，这对冒着大雪来关东逃难的夫妻就落脚在老鹰沟了。男的是木匠，人唤双老疙瘩；女的，人送外号“王大脚”，又称“大脚女人”。关四爷也就轻而易举地收下了他的“外甥”，双老疙瘩九死一生闯关东，绝路逢生巧遇“舅”。吃罢晚饭，关四爷见小少爷甜甜地睡着，便问双老疙瘩究竟为什么要闯关东。双老疙瘩有了住处，也见着他要投奔的“舅”了，就当着真人不说假话了。

双老疙瘩，满族正黄旗人，他与妻子大脚女人同龄，都是17岁。他在16岁的时候，同大脚女人结婚。他们的婚姻完全是大脚女人的爹——又是自己的师父做主而定。双老疙瘩从13岁起就跟会木匠活也会铁匠活的大脚女人的爹学徒。最初，这父女俩串村打铁兼做木工活来到双家庄时，人缘特别好。老头子钱不心疼，善交朋友。夏季纳凉的时候，又总好在场院上练武术给村里人看。有时候老头子自己单练，有时候与姑娘——大脚女人同练。刀枪剑戟、斧钺钩钗、长拳短打、闪跃腾挪，全练得让人目瞪口呆。这父女俩从何处而来？没有人追问，还要到什么地方去？也没有人打听。村里人都喜欢他们父女俩。当时，这父女两人就住在双老疙瘩家。他的父母也就想让双老疙瘩学点养家糊口的手艺——他就拜师学做木匠。日子久了，他老实，能干，肯学又对师父孝敬，老头儿为女择婿就看中了双老疙瘩。不料，完婚的酒宴刚刚散去，大祸临头了。族长率领乡丁，甲长要锁了双老疙瘩和大脚女人到县衙问罪。因为来双家庄落脚招婿的大脚女人家，姓王，汉族。按大清律例“满汉通婚”就是触犯了刑律，就要坐大牢。大脚女人的爹，只有这